



五代史記第四十八

雜傳三十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元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蜀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誅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

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懇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朶副使杜重貴送欵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拜爲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兒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亦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

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所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異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西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

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
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
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
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明
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
選庶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
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
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堦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
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
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
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庶士也為人如
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言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

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
高祖以馬金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
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
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金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二萬授金節討之
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
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
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
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
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

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汝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主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哭穢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

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 珂即書曰可郊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于道有子勳

王弘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

五代史第四
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呵前道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宿將也其人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贇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贇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且以弘贇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瑋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

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驪而去弘贇奉帝居于州解弘贇有子巒爲殿直廢帝入立道巒持燭與弘贇初愍帝在衛州弘贇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贇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醜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病弘贇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劉審食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食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食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

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文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文二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且得益租審文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文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文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勇且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

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文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文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中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

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為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弃城走克用以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

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訐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昂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

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
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
公救兵不至柰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
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
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
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入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
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
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
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
行珪追而殺之囚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
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諫明宗帳
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

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罷鄆州
行周將前軍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
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
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威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
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鎮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
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
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等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
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
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道守汴文彙去召唐故許王
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
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
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監國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

卒贈尚書令追封奉主有子懷德

白丹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
指揮使契丹犯京師丹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
谷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
謀逐麻谷使人召丹榮丹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
共攻之麻谷走諸將以丹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丹榮
出於行伍貧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
丹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甘其真李穀謂曰
公等親被劫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谷者乃衆人所爲
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
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丹榮默然乃
止而悉拘當事麻谷者取其財鎮人謂之曰麻谷漢高祖

即位拜丹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
以兵入京師軍士攻丹榮以爲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
卒營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
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爲
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
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
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
之沒字碑晉出帝以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會
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
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啜飯
處叔千拜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

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
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子家賞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
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第四十九

雜傳三十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佃儻有膽氣梁
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
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
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
歷隸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
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音契丹滅晉遣光
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
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克街使周太祖入立拜
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沉默多
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

五石身身身
蔽風雨雅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
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自為意
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
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為劾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
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
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安平
蜀累遷瓊興一州刺史重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
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始
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
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於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
軍節度使從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

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
民不堪役而流亡其眾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
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
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十餘區多出俸錢民不
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其功項拓拔彥超最為
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
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
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
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
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
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邊患暉即請曰今

五在史身男
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
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
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
取諸腰間若將斃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
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
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
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
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
凡十餘年因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
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在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
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

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
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
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
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
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
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
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
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
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
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
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
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

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旌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并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比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衣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及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及兵至

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特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後為汭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

勞以酒食景惠既械就道頽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
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惠後從世宗戰高平
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惠為指揮使
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
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
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中有
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恠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
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
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
俞親愛冬夏更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
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

元年秋一本作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子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其哉

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列至地封

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

幸然猶必皆橫身敵陣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

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節荷其甚歟豈非名器之

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

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

極也遂至於此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

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二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

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

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三有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

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子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以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辛會漢興遂秉旌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母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二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悉上進太祖鎮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保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保支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臣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三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安盛高潑傳汝舟校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
事梁節度使張鈞唐莊宗已下魏博鈞奔相州走歸京師
租庸使趙巖過鈞家鈞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
方用事鈞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
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
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
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
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
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
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

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劉昫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程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云劉昫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興兵莫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

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而華閭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百絳州前鋒報過蒙院峻喜謂其屬曰蒙院晉絳之險也且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昫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昫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彥超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備裨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

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然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人意密者學士陳司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不辭然請陛下嚴言嚴馬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用勅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聽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于甚厚太祖扞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斬且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勅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且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

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投婢僕自答於母前母亡服喪至高祖詔殷

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之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相
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方戰矢中其腦鏃
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
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
鄴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
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
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
軍自河以北皆自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
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
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
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

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夕殷來朝殷
握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
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
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
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
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
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
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
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
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
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

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
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
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為秦國右廂都指揮使漢
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
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
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
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
詞不聽輒起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
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
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
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
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
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
家而蔽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
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
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
口別遣裨將以勁兵三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
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
城保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傳以兵援環未
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傳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傳遂
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
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
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柁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

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
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
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
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
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
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
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無不疑已而景將許文
績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
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
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
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帝與

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
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
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
德晟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
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第五十一

雜傳二十九

宋歐陽脩撰無黨注明廷文盛高澂傳海校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斯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動輒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祠察明宗動

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陳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由與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棄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有屈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

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洛州長史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比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

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璋尤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許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反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濫留之獲其外者覆以鐵籠以炙之或剗肉釘面剖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

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故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原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

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
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
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
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
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
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
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
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
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友延光曰守殷反迹始
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
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
五百日晷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

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甚戰殺
傷其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
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
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二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兵閒
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
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二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
五矣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
五人二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
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
旌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
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緩銀二州之人皆
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

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疑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谷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窟鼠山谷或寄匿於軍營者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大廷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

見誅明宗弟潞王反殺敗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內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事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置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

而取其家貲鉅萬計置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采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鉉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拒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鉉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鉉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鉉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鉉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鉉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

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鉉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鉉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贍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射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愷二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日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高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

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鏢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揚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孥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緱家

難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椁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

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
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
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因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
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
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
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
祖亦安焉不以為在也豈非積習之久而習於是歟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
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恠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
世不知為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為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
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為左監門衛上將軍繼

英子婦温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
于許心常然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
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
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交
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裴從簡以延
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
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尉之
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温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
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
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温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
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

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
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
以爲不可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止之重榮曰
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前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
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前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
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
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
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
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
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
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
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

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
重榮憤然以謂訓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救之民而充無厭
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
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
役屬劫舟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
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
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
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
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
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
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
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

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一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復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汾河党項山前後逸和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立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

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動心及居富貴沒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辛艱報重榮曰前此虜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首無如我何友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燔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

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其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公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車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白城山水疑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

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

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
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
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
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
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
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官是死副使居京師
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
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
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
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
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
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

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
空名敕授李建崇部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
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
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
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
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
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瞪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
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
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在橋關光
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
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工都於中山得

契丹大將剌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前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前刺等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御勤奔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計已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

曰懼不臣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勦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惛惛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患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均王陰以寶貨奉契

丹訴已為晉踈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
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對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
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
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
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
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
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
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
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
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
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
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

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
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
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
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
光曰皇帝悞光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
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
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
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
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
為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為不可乃
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
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

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
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
丹使爾家世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官貴終身而反負心若
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
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
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
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大大
雷電擊折之阿澄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瑛而姓楊氏光
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
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
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召
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

遠為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四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王文盛高澂傳濟舟校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勦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

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又重榮之貨比其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蒲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為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子乎乃收馬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欽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為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錄以聞給給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二年秋契丹高牟翰

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折屋木以供饗劉彥昂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涿潯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漈汜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

五十四
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動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大傳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為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大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及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

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敏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麩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大師守大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璩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亦支裂衣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季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及子契丹入寇守貞領義

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谷以
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
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秦寧軍節度使
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
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
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
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
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
貞悉以黥茶染米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
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切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
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
禮出於諸將契丹寇出也再幸澶州社重威為北面招

討使守貞為都監晉臣妻誦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
行營所至居民荼毒一空云云於草木皆盡且始發軍也有
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云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
不下二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
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遷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
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
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
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社重威率騎兵應之初晉大臣皆
以重威不忠有怨於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
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瀛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
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
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

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
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
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
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懇不
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搃
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
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
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京寇所在竊發漢遣
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
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
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
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邵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

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
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
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
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
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
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艱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
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
悟謀以遲久困之乃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
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其兵壞長城
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
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

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齊否摠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齊矣守貞以為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大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心自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怒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

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徐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元置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

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其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樂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

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遜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為先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搗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

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太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
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啟彥澤頓兵明德樓前
遣傅住兒入傳戒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
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
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
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
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取
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常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
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
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
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
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大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

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壑而不免不若
往見之濤見彥澤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
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
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為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
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羅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
視之出二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鬻領皇子延煦母楚國
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
劫取之彥澤與閣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
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鑱之高勳亦自訴於
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
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
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縲絰杖哭隨而詈言以杖朴之彥澤

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齧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擗裂蹈踐斯瀕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